



蒼崖先生金石例卷之九

○論古人文字有純疵

前輩作文各有入門處退之本孟子永叔亦祖孟子故其
講論純正少疵子厚明允集中皆自言其所得處明允
多自戰國策中來視子厚為不純子瞻亦宗其家學氣
韻赫奕人多慕之然少純正要之自六經中出則源深
而流長人但見正大溫粹不知其所養者有本也此最
當謹所習之始者不謹則末流可知

論作文法度

立本論前說備矣本者既立必學問充就而後識見造詣



凡見之議論言語者皆正大純粹如冠冕珮玉入宗廟之中人自起敬學力既到體制亦不可不知如記銘贊頌序跋各有其體不知其體則喻人無容雖有實行識者幾何人哉體制既熟一篇之中起頭結尾繳換曲折折轉反覆難應閑鎖綱目血脉其妙不可以言盡要須助自得於古人

韓文公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答尉遲生書云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頓相公書

云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道胷中之自得者

黃氏曰抄韓文公與馮宿論文謂稱意者人以為恠下筆令人慚則人以為好古文真何用於今以俟知者知耳公殆矯其說以振起一世之庸庸者乎然歷數百年至本朝歐陽公方能得公之文於殘弃而發撝之否者終於湮沒自歐陽公以來雖曰家藏而人誦殆不過野人議壁隨和稱好及自執筆為文鮮有不與之背真知公之文者又幾何人哉愚嘗嘆息而為之自警曰人誰不講孔孟之學至遇事則往往而違其訓人誰不讀韓歐

之文至執筆則往往而非其體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其味不心誠求之是真無益哉

答劉正夫書論為文譬之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及覩其異者則衆觀之又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答陳商書喻以齊王好竽而鼓以瑟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合是兩書而觀之庸庸者不足以自見恠恠者非所以諧俗公所告語雖各隨其病而藥之功深一語則均所當務而根本之論乎

答李翊書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字乎

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丁其宮者焉足以知是是非也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斷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斷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發其實如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輝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亡行若遺儼

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
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
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
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
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
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
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
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
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
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

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
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
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
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
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
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
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
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
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韓退之

柳州答韋中立書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

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
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
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
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
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
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
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庶之欲其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
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
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

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
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
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
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
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
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

朱文公曰韓柳各李翱章
中立書可見其用力處

與友人論文書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
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頽之不除
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願雖
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點

其實我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利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克踟躕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呼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

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逢起金聲玉耀誑韻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柳子厚

蘇明允上歐陽公書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峻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蜿蜒蛟龍萬怪遑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蘇子由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

交遊故其文疎宕頗有奇氣

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利以撲剗偽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騫別驅汪洋大肆無抵悟聖人者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本贊

○子厚之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傳本

蘇子瞻曰歐陽公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歐陽公文集序云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

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蘇子瞻

邵氏後錄云東坡中制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脩英宗實錄謂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

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知能尚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汎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廷之風及既懲

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
懇到使嚴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
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矣嗚呼休哉黃氏日抄
蘇子瞻曰凡人作文須是筆頭上撓得數百鈞起○凡作
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
可不止文理自然情態橫生

李漢老曰為文之法有筆力有筆路筆力到二十歲便定
後來長進只就上回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關
拓不拈弄便荒廢

杜牧之曰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采為兵衛文動作貌

李文饒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朱文公曰古人作文多摹倣前人學之既久自然純熟
今人於韓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為工而不知其文從字
順之為貴

歐陽公曰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鶴山曰辭根於氣氣命於志志

立於李

西山先生問傳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傳公曰長慶善書多
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甄之則尉乎其春榮
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平齋洪公曰古今萃於胸中造化運於筆下多讀多做兩

盡為勝

夏文莊曰美辭施於頌贊明文布於牋奏詔誥語重而體
宏歌詠言近而音遠

陸士衡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少秀於未振○銘博約而溫
潤歲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要辭達而理舉故
無取乎冗長○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
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

野慶洪公曰文章有淵源有機杼有關鍵有本根○用其
文如老農之用禾旦而溉中而芸深耕而熟耨之吾文
唐矣不兩漢若平漢矣不三代若乎歛然自視未能參

於柳州吏部之與則日引月長不至不止也

朱文公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總用便用著朱景文云

人之屬文有穩當字
第初思之未至也

李德裕文箴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忽恍而來不思而至
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不足貴如彼璞玉磨
礱成器磨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

朱文公曰前輩文有氣骨故其文壯今人只是於枝葉上
粉澤爾○後山攜所作謁南豐因留款語適作一文字
事多因託後山為之成數百言南豐曰太略也只好只是
冗字多後山請改甯南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

行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全因歎服遂以為法

文心雕龍曰風骨之采則驚集翰林采之風骨則雉竄文
囿若藻耀而高翔固文章鳴鳳也○鎔治經典之範翔
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尊申新意雕
書奇辭○才有天資學謹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
成練定難可翻移○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才為
盟主學為輔佐○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
非少相避為難也曾文昭曰文才出於天分可省學問之半
汪彥章謂傳自得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往往昧於體制

蜀言子為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

○ 作文當取法經史造語

王 文曰文章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機杼物采

折模制度無不具備者張安國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

有八曰是當為記於經乎何取景文曰宜用顧命游廬

山記事將哀所歷序之曰何以景文曰當用禹貢

敘事法禹貢顧命考工記其次左傳史記西漢書各物當

類編字面考究○論事似賈誼董仲舒劉向

句法求之擅弓則音節響亮言語絢麗

銘辭贊頌不似風雅則俚而無足

詩當得風雅頌之旨趣因事感發性情之正騷選以下宜
取其體制唐律當學他格式嚴整至於滛艷乃所當戒
余教人作文先要令解其經蓋以所說之書使之演文
既是熟於義理就其中抑揚以得作文之法此是求速
化之術全章既能解釋則作疑義設疑以問之以觀其
見識若能因所問得其旨意則心地已開見識已到然
後斷史以觀其處事如此則作詩作文無所不通矣良
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無與於弓冶教
人者使之以歸其理此當與智者道學者能如是用工
他日悟其言之有味不然視之為迂闊而近效亦終不
可得矣

可得矣

○學文凡例

凡金石文例詳見前卷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
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曰跋皆文
章之流也匪著其目則學者無所於及用列于後
云

制式

門下云云具官某云云於戲云云可授某官主者施
行

擬制之始

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為制漢因之下書有四而

制書次焉其文曰制顏師古謂為制度之命唐王言

有七其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學士初入院試制書

批答共三篇白居易入翰林以所試制加段祐兵部尚書領涇州韓侂試武臣受東川節度

制此試制之始也舍人多制用四六以便宣讀

宋朝知制誥元豐改中書舍人召試中書而後除不試號為

異禮所以試者觀其敏也試制詔三篇宰相俟納卷

始上馬翌日進呈除目方下

擬制之式

制頭四句能包盡題意為佳如所擬有檢校少保又有儀同三司又換節又

帶單職又作帥四句中若鋪排不盡則當擇題中體

面重者說其餘輕者於散語中說亦無害輕者如軍

也制起須用四六聯不可用七字○制頭四句四六

一聯散語四句或六句不須用聯具官名須於職官

分紀尋替換字如尚書為中臺吏部為選部禮部為

儀曹似此類須每件尋兩三般蓋臨時有聲律虛實

之不同也郎曹以下不必記非從官而記者止卿監

司業○制中散語不可四句相似如兩句用之字則

下兩句用以而字可也不然則上兩句之字在第五

字下兩句之字在第四字亦可

西山先生曰制誥王言也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
深僻造語不可尖新制詞三處最要用工一曰破題

要包盡題目而不露體露首四句體貼二曰叙新除處欲其

精當而忌語大繁推源所為設官除授之意用古事

黃帝之兵允賴為營之重資漢三曰戒辭於戲而下

是也用事欲其精切須要古事或古語為聯切於本

少保持讀用說命周官周子及揚帥制用擊楫中流

陳自明宗室觀吏制用祕書仙圖此等事既親切而

造語妥貼野處洪公贄所業書曰昔丁文簡公未遇

之日手其所為制誥一編贄諸王公大人之門人見

者皆非之丁獨毅然不顧曰異日常有知我者其後

直掖垣登玉堂以至政地而昔日所為文始盡得施

用有志者事之竟成如此

倪正父曰文章以體制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雖

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凡文

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體制龍溪益公號為得

體制然其間猶有非君所以告臣人或得以指其瑕

者

朱文公曰范滂夫作冀王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

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

顧惟冲人敢後叔父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

却不能及

李公父欲應詞科西山指竹夫人戲曰試為進封制可乎公父末聯云保抱攜持朕不安丙夜之枕輾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稱賞

王器之京東淮東宣撫制戒詞云公于江而達泗朕方懷禹之九州率彼浦以省徐尔尚勉周之三事

迂齋樓公曰經句對經句如在武丁時作召公考惟汝一德于今三年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有能奮庸考立作相經營四方欲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雖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勢

所以不覺

北海督府訓辭充為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責咸聽指揮

李漢老曰張樂全高簡純粹王禹玉溫潤典裁元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

誥式

勅云云具官某云云可特授某官二人以上同制則

於詞前先列除官人具銜姓名可特授某官於勅下

便云其官某等末云可依前件特從勅以上用賜詞餘

云云

擬誥之始

誥告也其原起于湯誥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士師五戒二曰誥成王封康叔唐叔命以康誥唐誥漢元狩六年立三子為王初作誥唐白居易集翰林曰制誥中書曰制誥蓋內外命書之別宋朝西掖初除試誥而命題亦曰制

擬誥之式

東坡制詞有議論荆公南豐外制佳王子發曰南豐而為之訓教人不同咸有新趣行裕雅重自成一家胡致堂曰辭貴簡嚴體歸真重周益公曰韓退之崔群戶部侍郎制初云地官之職

邦教是先末云選賢與能于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凡命版曹何嘗不主理財惟退之先及邦教而以經賦二字終之深合經旨唐錢翊曰體正而有倫辭約而居要終始明白

詔式

勅門下某等故茲詔示漢論誥諭撫想宜知悉

擬詔之始

周官御史掌替書注云若今尚書作詔文秦改今為詔漢下書有四三曰詔書其文曰四曰誡勅其文曰官唐貞觀末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此試詔之始也

其後學士試批答宋朝西掖初除試詔紹聖試格止
曰誠諭如近體試諭風俗或百官之類紹興改為詔
唐封教作慰邊將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賜李德裕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李德裕草詔賜王元達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皆切中事情宋朝錢若水草賜趙保忠詔曰不斬繼遷存狡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汪彥章草賜高麗詔曰懷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開漢明而謝質非用規前

擬詔之式

東萊先生曰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語須渾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對而失大體但觀前人之詔自可見

散文當以西漢詔為根本次則王岐公荆公曾子開詔熟觀然後約以今時格式不然則似今時文策題矣兩漢詔中語如吏獨安取此皆秉德以陪朕之類當勾抹出規倣之李漢老曰兩漢詔令溫厚雅馴或子語用卿字非是前輩知體則不然其他或汝或王或公皆當有別吳茲與唐叔義詔皆得體

西山先生曰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

以兩漢詔冊朱文公曰三代詞誥誓命皆根源李問敷陳義理

兩漢詔令辭氣藹然深厚爾雅可為代言之法南豐

詔令典正謹嚴尚為近古唐常袞楊炎元積之屬號能為訓詞其文未有遠過人者○朱文公曰國初文

章皆嚴重老成嘉祐以前文雖
拙而辭謹重所以風俗厚

表式

賀

臣某言或云臣某等言恭觀守臣表恭聞某月日云云者祥瑞表

大史局奏云云者○守臣表云云臣某懽抃懽抃頓首云云臣無

首頓首竊以云云恭惟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

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

懽抃懽抃頓首頓首謹言

年月 日具官臣姓某上表

謝

臣某言伏蒙聖恩云云者命授臣某官職者云云臣

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竊以云云此後或云伏念臣

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進謝恩詩云謹各齋沐撰臣

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進書 進貢 陳請

臣某言云云臣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云云進國史

以某宗皇帝云云恭惟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無任

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陳情表云臣某等無所有

某書若干卷冊謹隨表上進以聞進詩云恭和御製

某某物云云陳請表臣某惶懼惶頓首頓首謹
云謹奏表陳請以間
言代宰臣以下陳請表如請御正殿之類中謝後或
皇帝陛下云云或云恭惟皇帝陛下云云未云伏望
下云云

擬表之始

表明也標也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

奏秦改為表漢群臣書四品三曰表不需頭上言臣

誠恐類首類首左方下陽嘉元年左雄言孝廉先詣

公府文吏課牋奏又胡廣以孝廉試章奏然則章奏

試士其始此歟唐顯慶四年進士試關內父老迎駕

表開元二十六年西京試擬孔融薦禰衡表則進士

亦試表

擬表之式

東萊先生曰表中謝後當說竊以各隨題意如代樞

密使謝賜玉帶表云竊以裴度視師服章武通天之

賞衛公戡難拜文皇于闕之珍視師戡難俱見樞臣

如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云竊以法始四營莫辨乎

易文兼五典皆聚此書是也或用事或不用事亦無

定格如進寶錄寶訓表中謝後當說恭以其宗皇帝

云云頌德不用竊以羅疇老代高麗備貢表全篇皆穩其

間一聯云地瀕日出每輸傾藿之心天闊露零亦被

慕蕭之澤二事人用之極孰此際稍變言語遂為佳句大抵用事當如此不然則汎濫雷同矣其斷句云矢來蕭謹用昭遠慕之誠弓掛扶桑永荷誕敷之德亦好

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語不可失新鋪敘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綱也

誠齋楊公曰有用古人全語而雅馴妥帖如已出者介甫賀冊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汪孝章賀神降萬

歲山表云悅若壺天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有作華閨語而重大者最不多得曾子固云鈞陳大徵星緯咸若崑崙渤海波濤不驚

露布式

尚書兵部

晉曰尚書五兵○隋唐方曰兵部○唐龍朔二年曰中臺司戎○天寶十二載曰尚

書武部○至德二載復舊

臣某言臣聞云云恭惟皇帝陛下云云

臣等云云臣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

唐露布云不勝慶快之至

或云無任謹遣

或云謹差

某官奉露布以聞

擬露布之始

露布之名始于漢按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制詔三公

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
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又鮑昱詣尚書封胡降
檄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李雲露
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露布咸
使聞知蜀漢建興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其露布天
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通典云後魏攻戰克捷欲
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自此始也
彭城王勰曰露布者
布於四海露之耳目王肅獲賊二三皆為露布韓顯
宗有高曳長纒虛張功捷之譏孝文稱傳脩期下馬
作露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為露布杜弼即書絹不起

草唐制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

以奏聞集群官東朝堂中書令宣布隋開皇中撰
宣露布禮張

昌齡為崑丘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為士所稱于公異

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祗

奉寢園鍾簏不移庙貌如故德宗答歎馬薛收為露
布或馬上

占辭封常清於
幕下潛作捷布東晉未有露布隆興初以晉破符堅

命題似有可疑然文章緣起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

操作而魏志注謂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及破賊

作露布隋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

征令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則魏

晉已有之當考宋書云揚文德建露板馳告朝廷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也視聽宋朝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此擬題之始歟

擬露布之式

東萊先生曰頭四句後再用兩句散語須便用兩事如蠻夷則用前代伐蠻夷之事盜賊則用前代伐僭亂之事

尚書兵部臣某等言主師臣聞恭惟尊號

皇帝陛下頌德更說四方向某賊須極罵之須臣

某等說受成某賊說當時罪斯

皆歸善臣云云未用一聯結

西山先生曰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靡麗無害不然則與賀勝捷表無異矣

翟公異作擒賊露布曰不以賊遺君父已殄凶殘凡克敵示子孫毋忘勲伐

張燕公平契丹露布曰山川積雨盡消胡騎之塵草木長風咸有王師之氣

王元之擬李靖露布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穿中餓虎暫為掉尾之求韞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

檄式

某年某月日某官某告某處或曰移蓋聞云云未云

檄到如章書不盡意或云慈言不欺其聽無惑或云

曲檄到其善詳所處如律令司馬長卿喻蜀檄首云

或云檄到宣告咸使聞知陳孔彭為袁紹檄豫州首云

蜀太守未云檄到亟下縣司空曹操云云幕府云云

道使咸喻陛下意無忽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云云如律令 檄吳

左將軍領豫州將校部曲首云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蓋聞

刺史郡國相守故令往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鍾士

李檄蜀文末云各具宣宋告司兗二州末云幸加三

又尚書符征南府末擬檄之始

檄軍書也祭公謀父所謂威責之令文告之辭東萊

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

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

使詹伯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

國時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見遺燕將秦尉佗移

檄謝通說范陽令曰博檄而千漢有羽檄檄以木簡

里定韓信曰二秦可傳檄而定漢有羽檄檄以木簡

為書長尺二寸有急加鳥羽示速也急效篇注檄以

木為之長二尺說文亦云二尺書李左車曰奉咫尺書自相如之後檄書見史策者不可勝紀揚雄曰軍

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謂其為文敏速也唐以前

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正父

擬晉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論中原豪傑皆用四六然
散文為得體如東萊漢使喻莎車諸國是也釋文曰
文心雕龍曰檄也
宣布於外皦然明白

擬檄之式

劉勰文心雕龍曰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
原戰國始稱為檄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
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代
垂鑒於已然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故植義颺
辭務在剛健揮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眾
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辯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

東萊先生曰

檄書頭說某官告某將士蓋聞說討叛招

說一段云云惟爾某處將士說為賊拘脅而不能

府說受命討賊甲兵之盛救當主上說有過人

路末以歸附則有厚賞恬終則有顯戮自擇禍福結

之末云凡所賞科其如令甲周益公擬諭隗囂檄云

之若吳芮效忠世裂長沙之壤田橫亡命身貽海島

之差顧逆順之妙西山先生曰檄露布乃軍中文字

檄貴鋪陳利害感動人心○所業檄題欲出唐太宗
軍河南招慰使傅州縣檄出題出夏侯端傳乃高祖

創業之初非因兵興盜起稍覺氣象佳但所疑者一
慰字耳○漢以前無檄六朝以來未有露布編題之
初須要知此漢檄不須四六如司馬相如喻蜀檄之
類漢無四六之文故也檄晉檄亦用散文如袁豹伐蜀檄之類○隋唐以來方用四

六如祖君彦駱賓王檄鄭畋移檄藩鎮

柳子厚伐黃賊牒云證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
戮呂嘉之感行五嶺終推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

擒滅

李充曰檄不切屬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

箴式

序

云云

箴辭用韻語末云敢告云云

如楊雄百官九州箴之類箴銘

贊頌並逐句空字

擬箴之始

箴者諫誨之辭若箴之療疾故名箴

盤庚無伏小人之收箴庭燎因

以箴之召公曰師箴師曠曰工誦箴

文心雕龍曰夏商二箴餘句頗

存夏箴見于周書文傳篇商箴見于呂氏春秋各類

篇又謹聽篇有周箴

周辛甲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虞人

掌獵為箴漢楊雄擬其體為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

之作者咸依倣焉隋杜正藏與方士擬匠人箴擬題

肇於此唐進士亦或試箴

顯慶十四年進士試箴開元

轅門歲建中
三年學官歲

周虞人歲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
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
人司原敢告僕夫告僕夫不
敢斥尊

擬歲之式

東萊先生曰凡作歲須用官歲王闕之意各以其官
所掌而為歲辭如司隸校尉歲當說司隸歲人君振
紀綱非謂使司隸振紀綱也如廷尉歲當說人君謹
刑罰非謂廷尉謹刑罰也

歲尾須依虞歲獸人司原敢告僕夫之類止是隨題
目改如上

林清臺歲則云史臣司天宗正歲則云宗臣司族廷
尉云官臣司刑司隸校尉云官臣司直太常云禮臣
司典其下句敢告隨韻改之類是也
如敢告誓御敢告僕夫之類是也

西山先生曰歲銘贊頌雖均韻語然體各不同歲乃
規諷之文貴乎有警戒切劘之意詩度燎沔水等篇

左氏虞人歲揚子雲百官歲古文
苑張茂先女史歲白

居易續虞人歲柳公綽太醫歲王元之端拱歲文粹
中諸歲時時反復熟誦便知體式

歲者下規上之辭須有古人風諫之意惟官名可以
命題所謂百官歲王闕各因其職以諷諫如出周保

童箴則當以敬天為說其他皆然又有非官名而出箴者若宣室上林清臺之類亦當引後規諷上立說

東萊先生考工令箴監于太宗罷罷露臺役一言興邦萬杵咸息監于中宗肅然齋居器械技巧圭黍莫誣就漢事可以用為式

胡廣百官箴敘曰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於下忠臣納之於上故虞書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古文心雕龍曰楊雄猶古始所謂追清風於前古舉辛甲於後代

銘式

序云云銘詩用韻語諸墓銘式已見前卷此所紀宮室器用等皆有銘文例不可畧

擬銘之始

銘始於黃帝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應劭曰

書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禹銘荀虯湯銘于盤銘者名也因其器名書以為戒也

武王聞丹書之言為銘十六滅武仲曰夫銘天子令

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文心雕龍曰夏鑄九鼎

周勒秬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昆吾仲山鑄甫器計

功之義也魏顆景鍾孔悝衛鼎稱伐之類也蔡邕銘

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

大夫考功記嘉量有銘文選序曰銘則序事清潤陸
倕石闕漏刻二銘皆有序張載劔閣銘末云勒銘山
阿敢告梁益則寓警戒之旨隋杜正元舉秀才擬燕
然山劔閣銘杜正藏擬弓銘唐崔渙還調吏部侍郎
嚴挺之施特榻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
命建中三年進士別頭試歌器銘興元元年朱干銘
則以銘試士尚矣

擬銘之式

文心雕龍曰箴貴確切銘貴宏潤事必覈以辯文必
簡而深

朱文公曰武王諸銘有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不
可曉者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隨所在寫以自儆今
人為銘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如湯盤銘之類

擬記之始

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先生曰禹貢武成金縢顧命
記之屬似之文選止有奏記而無此體古文苑載後
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
盛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後擬題倣之

擬記之式

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語體所謂格

律但熟考總類可也所謂立意如學記泛說尚文是無意也須就題立意方為親切柳子厚柳州學記說仲尼之道與王化遠迹此兩句便見領外立學不可移於中州學校也所謂語贍如韓退之南海神廟文乾端坤倪軒豁呈露一段老蘇兄漢字序說風水一段是也雖欲語贍而不可太長謂專事言語不可近俗不可多用難字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体式然後編攷古人用意下句處

又須作一冊編體制轉換處不拘古文與今文大畧編之如喜雨亭記亭以兩名志喜也柳文宣王廟碑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似此之類此作記起頭體制

也歐公真州發運園記中間一節此記中間鋪敘體制也柳萬石亭記附零陵故事之類此記末後體制也

記序以簡重嚴整為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新華潤為工而忌浮靡纖穢文心雕龍曰忌贍者善敷才敷敷者辭殊而義顯字剛而意缺則短辭數者辭殊而義顯字剛而意缺則短辭數而言重則蕪○綜李在博取事貴約

朱文公日記文當考歐曾遺法科簡刮摩使清明峻索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又曰歐文敷腴溫潤南

水心曰如歐公吉州李豐樂亭南豐擬峴臺道山亭荆公信州興造桂州修城記

張文潛曰文人好奇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

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反覆咀
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石林曰今世文章只是用換字減字法
張伯玉吳郡六經閣記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
不書尊經也

元祐中新作御史臺詔曾子開為記其略曰責人非
難責已為難云云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
稱其任矣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世以為名言

贊式

頌說附後

序

云云贊曰云云

擬贊之始

贊者贊美贊述之辭文選序曰圖像則贊與文章緣
起曰司馬相如作荊軻贊班史以論為贊范曄更以
韻語隋志曰後漢曹芳江有名德先賢之贊蜀楊戲
着季漢輔臣贊○漢明帝殿閣畫陳思王為贊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云云乃作頌焉其辭曰云云

表宏三國名臣序贊序

云云

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

贊云云先序後贊與今體相類唐建中二年進士以

箴論表贊代詩賦此試贊之始中興書月云顧雲鳳

策聯華三卷有補十八學士寫真像贊安西都護府

重築碎葉城碑皆因舊事而作

擬贊之式

西山先生曰贊頌皆韻語體式類相似贊者贊美之
辭頌者形容功德然頌比於贊尤貴瞻麗宏肆頌鋪張揚
屬以典雅昌黎聖德詩徂徠慶曆頌此正格也其用
豐豈縵為貴事造語最忌塵俗頌熟讀三百篇博觀司馬相如楊
雄諸賦與夫漢郊祀歌文選所載三京三都七啓七
發之類及韓柳文韻語文字則筆下自然豐腴矣

頌式

序云云頌曰云云

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

擬頌之始

詩有六義六曰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有焱氏

為頌文心雕龍曰帝譽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商
周及魯皆有頌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隋杜正元
舉秀才擬聖主得賢臣頌唐開元十一年進士試黃
龍頌十五年試積翠宮甘露頌宋朝淳化三年楊億
於學士院試舒州進甘露頌遂賜及第則賜頌尚矣
宋書曰鮑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頌詩有序亦不可
畧也有終篇同韻者如元和聖德詩有四句換韻者如平淮西碑箴銘贊倣此

擬頌之式

文心雕龍曰擬情廟範駟那崔爰文學蔡邕樊渠並
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取鎔經意自鑄偉辭又

曰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豆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詩嫌於積韻而善於質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

序式

金樓子曰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

末云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作送其序○公於於是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故有以贈童子○工乎詩者歌以係之○於其別申以問之○於其行姑與之飲酒○於其行姑以是贈之○於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酒壺既傾存以識別○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於是咸賦詩以贈之○於是相屬為詩以為詩其最故又為序云○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某為之序云○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俾余題其首韓退之○遂述其制作之所請以繫于後○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其直而甚文樂君之

道作詩以言余猶某也故於是乎序焉○故為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故詩而序云○其道美矣故以酒肉而重之○遂繫之而行我言○於其往也故賞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序之於是編其錢詩若干篇紀于末節以既行李遂抗手而別○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於他好事者○故為之言○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擬序之始

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文選始于詩序而書序左

傳序次之

擬序之式

東萊先生曰作記序若要起頭省力且就題說起謂如太宗金鑑書序則便說太宗皇帝云云說鑑治亂賢不肖之意如花萼相輝樓記則便說唐玄宗明皇帝云云說兄弟友悌之意不可汎說功德須便入題意

書目有異同者如南豐兵戰國策目錄序未云此書有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云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卷數有序於首者如唐開元禮序云明皇帝之十四年云云為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是也有序於末者如

唐大衍曆序云其書有曆衍七篇曆議十篇畧例一篇云是也

夫序由詩書左傳有序故說者謂序典籍之所以作大抵序以善序事理為上如後世贈送燕集等作隨事以序其實觀古人制作其體式可槩見矣

諸跋

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者也或前有序引當擬其有關大體者立論以表章之須要明白簡嚴不可墮入窠臼古人跋語不多見至宋始盛觀歐蘇曾王諸作則可知矣

○郝伯常先生編類金石八例

世系

名字

始起

建功立事

年壽

薨卒

殯葬

銘辭

○蒼崖先生十五例

入作造端

名字族姓

鄉貫

世次先德

文學藝能

仕進歷官

政迹功德

享年卒葬

生娶嫁女

總述行迹

作碑誌

銘辭

孤弱

祠廟原始

立廟祠祭

右先生金石例皆取韓文類編以為例大略與徐秋山括例相去不遠若再備錄似為重複故止記其目于此云

蒼崖先生金石例卷之九

拒皆元朝
例與國朝
不相類姑存
自以備致訂

蒼崖先生金石例卷之十

史院纂脩凡例凡二十七條

聖旨詔制

凡已經翰林院潤飾者並全書其有直言直語者只
先作隨所見聞叙其事情條格末却書云是日

詔諭中外

元正朝賀

如御正殿則書

上御正殿受諸王百官朝賀或改日或免賀正日必書
其故或在行則書

上駐蹕其所扈從臣僚便賀于行宮
外國來賀

於賀下連書以次引見諸國使人如常儀若止是一國則云某國遣其某官臣某來賀其有朝辭日分隨日月書

車駕飛放

書某日

上畋于近郊至每日移駐蹕之地亦書及還宮則書

上還宮

車駕行幸

某日車駕幸上都每日駐蹕隨事有可書者則書之至上都則書及還大都則書車駕還大都駐蹕亦隨事見至大都則書

上還宮若事蹟中不見則不書

嶽瀆降香

某日遣使持香祠五嶽四瀆后土如衡山始入版圖東海南海始遣使皆書至嶽瀆海加封則先書加五嶽四瀆四海封號某神加某號詳書之畢却書分遣使臣奉制詞香幣祠于廟所如西海北海附祭亦合書於初年後不復書或專遣一使通行則特書

聖節朝賀

今書

聖誕節某日受朝賀則同元日書

諸王稱號

親王除有封爵者書其爵諸王並稱親王其有昭穆可考者雖無封爵直書某昭穆小名

皇屬除拜

皇后前有內職者書立某封某氏爲

皇后自外選內者書納

皇后某氏

太子書立某王爲 皇太子 公主出嫁並稱下嫁

內庭宴集

爲某王某國來 朝設宴則書餘則否

大會諸王

緣故有所考則書

神祇祭享

本朝無郊社如洒馬乳之類事迹中可見則書社新立則書始建社稷于國西 宗廟每歲一享則書享于 太廟攝獻官隨所見書如燒飯等亦隨所見書僧道祈穰隨事蹟擇其大者書之

百官拜罷

左右丞相則書拜平章則云以某官平章政事左右丞則云以某人為某官參政則云以某官參知政事罷則書罷因功罪則各書其下貶降竄籍誅殺皆書

百官除目

三品以上則書其間有因事得官或特旨與官者不當以品數論當悉書之

前古言語

有合書者則云為

國朝語

誅殺罪人

前代殺當其罪者書某人伏誅其不當者書殺某人其大辟則歲終書是歲斷死刑幾人或有奏讞出入者則附書其下

錫賚犒勞

當書緣故前代多是銀絹錢帛今多有細色段子之類隨事實書又銀與鈔例合以兩及貫計不須計定數其餘賜當從其實

甲子日分

前史並書甲子不書日分近所草定兼日分姑欲易

見耳今各精攷甲子悉刪去日分

天地災異

京師所見則皆書偏方或見有成災者則皆書餘則否

奏除臣僚

內有奏而不允者必書其故無故者否

奏對陳言

臣下言事有關於大體者雖不准亦書

陞加散官

初授散官各官合與備書其後隨職例陞者不書或

隨職降者則書不遷職止陞散官者則書加其官

征伐收撫

如平定諸國初則書命某人率師伐某其後次第悉書至入國都則書某國平下併書已行事實或有反叛則書何地某人反命某人率師討之其後次第悉書至賊破敗畢則書賊平

上親征者亦然

外國君長

外國不相屬時則書某國主某殂立則書某國主某立自朝廷立之者則書某國王某卒立某人為某

國王未封王者書世子

營造工作

宮殿皆書寺觀亦書器物關

朝廷用度者書餘則否

臣下奏事

凡中書省官同

奏則稱中書省官奏臺院亦同如

一二人奏則直指其人或其他有司令省中奏則稱
中書省轉奏某人言某事或左右近人奏亦直書某
人奏某事其後得旨可之則稱從之有一日奏數事
則類事于後稱並從之否則書不允有

旨並載于下啟

皇太子稱令

旨准否則稱令

旨不從

臣僚薨卒

宰相重臣書薨餘俱書卒

蒼崖先生金石例卷之十

先文僖公所著金石例十卷制度文辭必稔諸古所
臣模範後學者也每見手澤不忍釋本与凡私于一
家孰若公于天下傳之子孫孰若法之人使咸知先
公之心去浮靡臣還瀋古頌不歸与謹刻之梓嘉与
士大夫共之至正五年春三月望濟南潘詡敬書于
卷末



